

短篇
小说
集

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2015年卷

风吹白云飘

包倬 / 著

作家出版社

包倬

中短篇小說

风吹白云飘

包 倬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吹白云飘 / 包倬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5. 10
(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2015年卷)

ISBN 978-7-5063-8402-5

I. ①风… II. ①包…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45641号

风吹白云飘

作 者: 包 倬

责任编辑: 李亚梓

特约编辑: 朱晓岭

装帧设计: 守义盛创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2×210

字 数: 189千

印 张: 7.875

版 次: 2015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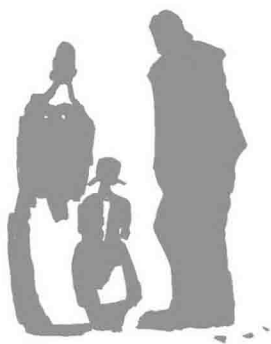
ISBN 978-7-5063-8402-5

定 价: 27.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2015年卷



顾 问

王 蒙 王巨才 袁 鹰 谢永旺

编审委员会

主 任 何建明 崔道怡

副主任 高洪波 张守仁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叶 梅 叶延滨 朱向前 何建明 吴义勤

吴秉杰 张守仁 张 陵 李敬泽 胡 平

高洪波 施战军 崔道怡 梁鸿鹰 阎晶明

雷 达

出版委员会

主 任 葛笑政

副主任 李小慧

委 员 李小慧 王 元 朱晓岭

作者简介：

包倬，男，彝族，1980 年生于四川凉山。2002 年开始发表小说，有作品见《人民文学》《天涯》《山花》《中篇小说选刊》等杂志。曾获第二届“金圣担保·边疆文学大奖”新锐奖；第十一届滇池文学奖等。现居昆明。

总 序

袁 鹰

中国现代文学发轫于本世纪初叶，同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共命运，在内忧外患，雷电风霜，刀兵血火中写下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崭新篇章。现代文学继承了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民族悠长丰厚的文学遗产，顺乎 20 世纪的历史潮流和时代需要，以全新的生命，全新的内涵和全新的文体（无论是小说、散文、诗歌、剧本以至评论）建立起全新的文学。将近一百年来，经由几代作家挥洒心血，胼手胝足，前赴后继，披荆斩棘，以艰难的实践辛勤浇灌、耕耘、开拓、奉献，文学的万里苍穹中繁星熠熠，云蒸霞蔚，名家辈出，佳作如潮，构成前所未有的世纪辉煌，并且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80 年代以来，以改革开放为主要标志的历史新时期，推动文学又

一次春潮汹涌，骏马奔腾。一大批中青年作家以自己色彩斑斓的新作，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画廊最后增添了浓笔重彩的画卷。当此即将告别本世纪跨入新世纪之时，回首百年，不免五味杂陈，万感交集，却也从内心涌起一阵阵欣喜和自豪。我们的文学事业在历经风雨坎坷之后，终于进入呈露无限生机、无穷希望的天地，尽管它的前途未必全是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

绿茵茵的新苗破土而出，带着满身朝露的新人崭露头角，自然是我们希冀而且高兴的景象。然而，我们也看到，由于种种未曾预料而且主要并非来自作者本身的因由，还有为数不少的年轻作者不一定都有顺利地脱颖而出的机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乃是为出书艰难所阻滞。出版渠道不顺，文化市场不善，使他们失去许多机遇。尽管他们发表过引人注目的作品，有的还获了奖，显示了自己的文学才能和创作潜力，却仍然无缘出第一本书。也许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和体制转换期中不可避免的暂时缺陷，却也不能不对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产生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因而也不能不使许多关怀文学的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叹息，焦虑不安。固然，出第一本书时间的迟早，对一位青年作家的成长不会也不应该成为关键的或决定性的一步，大器晚成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及早地跨过这一步呢？

于是，遂有这套“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设想和举措。

中华文学基金会有志于发展文学事业、为青年作者服务，已有多时。如今幸有热心人士赞助，得以圆了这个梦。瞻望21世纪，漫漫长途，上下求索，路还得一步一步地走。“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也许可以看作是文学上的“希望工程”。但它与教育方面的“希望工程”有所不同，它不是扶贫济困，也并非照顾“老少边穷”地区，而是着眼于为取得优异成绩的青年文学作者搭桥铺路，有助于他们顺利前行，在未来的岁月中写出

更多的好作品，我们想起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鲁迅先生先后编印《未名丛刊》和“奴隶丛书”，扶携一些青年小说家和翻译家登上文坛；巴金先生主持的《文学丛刊》，更是不间断地连续出了一百余本，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当时青年作家的处女作，而他们在其后数十年中都成为文学大军中的中坚人物；茅盾、叶圣陶等先生，都曾为青年作者的出现和成长花费心血，不遗余力。前辈们关怀培育文坛新人为促进现代文学的繁荣所作出的业绩，是永远不能抹煞的。当年得到过他们雨露恩泽的后辈作家，直到鬓发苍苍，还深深铭记着难忘的隆情厚谊。六十年后，我们今天依然以他们为光辉的楷模，努力遵循他们的脚印往前走。

开始为丛书定名的时候，我们再三斟酌过。我们明确地认识到这项文学事业的“希望工程”是属于未来世纪的。它也许还稚嫩，却是前程无限。但是不是称之为“文学之星”，且是“21世纪文学之星”？不免有些踌躇。近些年来，明星太多太滥，影星、歌星、舞星、球星、棋星……无一不可称星。星光闪烁，五彩缤纷，变幻莫测，目不暇接。星空中自然不乏真星，任凭风翻云卷，光芒依旧；但也有为时不久，便黯然失色，一闪即逝，或许原本就不是星，硬是被捧起来、炒出来的。在人们心目中，明星渐渐跌价，以至成为嘲讽调侃的对象。我们这项严肃认真的事业是否还要挤进繁杂的星空去占一席之地？或者，这一批青年作家，他们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星吗？

当我们陆续读完一大批由各地作协及其他方面推荐的新人作品，反复阅读、酝酿、评议、争论，最后从中慎重遴选出丛书入选作品之后，忐忑的心终于为欣喜慰藉之情所取代，油然浮起轻快愉悦之感。“他们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星吗？”能的！我们可以肯定地、并不夸张地回答：这些作者，尽管有的目前还处在走向成熟的阶段，但他们完全可以接受文学之星的称号

而无愧色。他们有的来自市井，有的来自乡村，有的来自边陲山野，有的来自城市底层。他们的笔下，荡漾着多姿多彩、云谲波诡的现实浪潮，涌动着新时期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也流淌着作者自己的心灵悸动、幻梦、烦恼和憧憬。他们都不曾出过书，但是他们的生活底蕴、文学才华和写作功力，可以媲美当年“奴隶丛书”的年轻小说家和《文学丛刊》的不少青年作者，更未必在当今某些已经出书成名甚至出了不止一本两本的作者以下。

是的，他们是文学之星。这一批青年作家，同当代不少杰出的青年作家一样，都可能成为 21 世纪文学的启明星，升起在世纪之初。启明星，也就是金星，黎明之前在东方天空出现时，人们称它为启明星，黄昏时候在西方天空出现时，人们称它为长庚星。两者都是好名字。世人对遥远的天体赋予美好的传说，寄托绮思遐想，但对现实中的星，却是完全可以预期洞见的。本丛书将一年一套地出下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之后，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作家如长江潮涌，奔流不息。其中出现赶上并且超过前人的文学巨星，不也是必然的吗？

岁月悠悠，银河灿灿。仰望星空，心绪难平！

1994 年初秋

序

对“荒诞”生活的“幽默”发现

胡 平

我曾是“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早期入选者，那时当然算是文学新人。整整二十年过去了，我成为这项出版工程的编委也有多年了，面对过许多像我当年一样的新人，也见证了这套丛书为推动中国文学事业做出的不懈努力和重要贡献，现在回顾起来，感慨良多。今年的入选者包倬，比我当年年轻不少，他出版的第一本书不是理论，而是小说集，在我看来，他的小说比当年许多新作家的作品显得更为老到。

我是这部作品集的初审编委，读时对他的名字还不够熟悉。他属于80后作家，但和一般80后作家不同。他的一些同辈，如郭敬明、韩寒、张悦然等人，早已凭借校园文学青春文学起家，拥有了自己的声名世界，而

包倬没有走这条捷径，他似乎从一开始就没正经写过校园文学青春文学，而是跟着 70 后以上作家身后继续攀登着传统文学的山峰，走在他前面的人多得很，也就一时显不出他来。当然，和他同行的还有其他少量 80 后作家。他们几乎是沉默的一群，人们忽然在队尾发现他们时，他们走得已经很久了。这条路崎岖泥泞，脚下会磕磕绊绊，出名也注定要晚一些，但唯其艰辛，走远了才更有成就感。我想，再过若干年，这批不一般的 80 后会走在队伍最前面的。

虽然候选篇目名额紧张，我还是坚持将包倬的作品推荐给编委会，在终审会上，他的作品获得了通过。实际上，即使不通过，也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他的脚步了，他的小说已走向全国，在《人民文学》《民族文学》《山花》《天涯》等刊物发表，作者已经成为值得人们关注的 21 世纪文学之星。

我相信，包倬选择了不够时尚的文学道路，是由他的艺术气质和感受方式决定的。他的全部创作说明，生活表面的喧嚣和浮华，从未真正引起他的兴奋和焦虑，他对潜藏在生活暗流下的莫名的细微的动荡更为敏感。他有不同于常人的种种体验，难于向常人诉说，他的文字便成为他与世界沟通的主要方式。他与朋友交往时，与朋友无异，而当熟悉他的朋友们读到他的作品时，想必会小吃一惊，惊讶在作品中呈现的是一个陌生的包倬。他是一个个性突出的青年作家。

纯文学与流行文学在“写什么”上也是很有差异的。譬如说，流行文学喜欢写都市情绪、上流社会、商业氛围、贵族生涯，而绝少触及底层生活，因为底层题材在作者看来是局囿和难以表达欲望的想象的。而纯文学则从来不放弃从底层向上透视整个社会。包倬的眼光沉下去的，他的小说中创造的所有人物几乎都处于社会最下层，这一点已经表明他与时尚写作截然有别的创作意向。可是更有意思的是，他的底层写作与大部

分传统作家又有不同：传统作家对底层民众的命运往往充满悲悯和寄予同情，而在包倬笔下，更多刻画的是底层民众的狡黠、堕落、欺诈和乡愿，饱蘸着尖刻的揭示和批判。在《狮子山》中，山里的父亲答应带女儿去外面相亲，心里打下的主意却是免费去北京旅游一趟，没想到反而为“北京人”所骗，使女儿陷于拐卖。《四〇一》里，民工黄大运瞒着家室在城里与“小三”同居，后又与黑中介合伙将一处单元房冒名变卖，卷款逃走。《三伏天》中，民工伏天娶不起媳妇，采取强暴手段将一个妓女绑架，劫持她为自己生育子女。至于《百发百中》，也许可算作一篇校园文学，但格调完全不同。“我”的父母是乡下老实巴交的农民，辛苦劳作省吃省喝供“我”在县城上学，只为儿子有个出头的前途。而“我”在学校里没读进书，倒早早地有了相好。举债回家时，母亲仍对他抱有希望，和父亲吵了一夜，次日红着眼给他带走几百块钱，而“我”的想法却是赶快回城去和女友相聚。显然，包倬写底层是与众不同的，他不屑于“哀其不幸”，更集中表达着“怒其不争”，这种怒的宣泄是如此强烈，如此撕心裂肺，令人印象深刻。出身凉山的包倬从未站在高处俯视过底层，而是始终处于底层内部，向身边不争气的人们呼唤，呐喊，仿佛在抓住他们的肩膀摇晃，要他们清醒过来，看清自己的责任，决定自己的归宿。正是在这一点上，他的作品产生有特殊的震撼力，感动着我们。是的，“底层”这个词汇，只是个社会学意义上的概念，而不指向人学的内涵。底层命运无疑是值得同情和关注的，但底层并不是道德的庇护所，任何人无法躲在它的名义下脱离善与恶的审判，而且，底层人的命运，终究要靠底层人自己的努力改变。无疑，一定程度上，包倬的创作，开辟了底层写作的新领域，成为他的主要贡献所在。倘若我们彻底抛开“底层”这个说法，也可以认为，包倬在书写特定情境下的人性之恶与人性之卑上，是颇有心得的。

在某些方面，他的思考更接近于鲁迅。

正由于如此，读包倬的小说，常能感受到一种潮气、霉气、阴暗之气，在《鼠人》中，这种气味弥散得更为明显。主人公是个躲藏在阴暗角落里与鼠为伴的人，又终于因不能与鼠为伴而死去，在这里，鼠人已成为人类生存状态的一种隐喻，作者也将自己的实验性创作扩展至超现实意蕴的更为广袤的精神空间。

还应该肯定，作者在叙事技巧上的探索也是不俗的，《狮子山》在间隔中分头讲述着两个故事，乍读起来以为互不相关，而读到篇尾，两个故事重合了，原来它们产生于不同视角下同一故事的演进，由于情境和语境的转换，生成了复杂的修辞意味。这个例子表明了作者在小说艺术上孜孜以求的进取。

当然，对比起典型的传统小说，包倬作品给读者带来的观感会更复杂一些，特别是对比起欧·亨利《麦琪的礼物》那样的底层小说，后者显得更容易被读者广泛接受，这是由小说的经典性与现代性的差异所致。我想说，凡实验小说都是冒着某种风险的，首先冒着与人们审美习惯相悖的风险，但这不足为畏。重要的是，我要看到作者的才华，作为小说家的才华。我以为，在他的一些作品中，为人们普遍承认的才华得到了突出的展现。譬如在《世界就在眼前》中，写照了事业上小有成就的赵周接待朋友之妻邱晓津的一段短暂经历，两人从相识到暧昧到分手，充满意味深长的细节。题旨依然是批判性的，但文本妙趣横生，从人物不起眼的动作到不经意的对话，都读来令人叫绝。它在包倬创作中也许不很重要，但价值却是非常不容忽视，它标志着作者扎实的基本功，也预示着作者能够走多远。

最后我还想说，对于这位从未谋面的青年作家，我怀有一种特殊的好感——我也算半个云南人，在我十七岁最初离开学校走上社会时，是到云南西双版纳民族地区插场，被称为上山

下乡。正是在云南，我走上了文学道路——虽然出于被迫。但那段经历确实决定了我后来的人生，也决定了我把云南视为第二故乡。在昆明，我结识了德高望重的彝族老作家李乔，在他家成为他的客人、学生和朋友。他对我的鼓励，影响了我犹疑的理想。他请我品尝的茶茗，仿佛今天还遗留着芬香。现在，我读到彝族青年作家包倬的作品，能依稀感到他作品中也散发着一一些久违的芬香，那是彝族文学浓郁诱人的气息。

我衷心祝愿包倬走得更坚实，更远。

2015年7月18日

目 录

总序： 袁 鹰 1

序：对“荒诞”生活的“幽默”发现 胡 平 1

狮子山 1

四〇一 30

鼠 人 67

风吹白云飘 95

断归途 140

世界就在眼前 166

观音会 186

百发百中 221

狮子山

北京人

那个人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他像个天外来客，突然就在降临在你家门口。

你父亲和他攀谈起来，起初以为他只是个借宿的异乡人，后来两人越谈越投机，相见恨晚。半夜睡下后，他又叫醒你父亲，将手伸进床前的月光中，月光爬上他的手背，他惊讶不已：“我以为是银子呢。”那个人来自北京。

“首都，知道吗？那里是祖国的心脏。”他说这话时摸着自己的心脏部位。村里人围着他，听他用骄傲的普通话讲外面的世界。“火车来的时候像一座山，叫声要比黄牛大上十倍。”他说。有人问他：“火车上真的有火吗？”他便笑得满地打滚。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大凉山腹地那个叫风岭的村庄还没有通电，邓丽君的歌声必须依靠四节电池才能发出，这个北京人却给人们讲起了电视机和霍元甲。到了晚上，他和